

師範小叢書

勞作教育

小西重直著

張安國譯



勞作教育

緒言

凡有生命的動物，均能運動。人類以外的生物，多屬本能的運動，而人類則不僅本能的運動。人類的運動，是認定如何方向而計劃如何去運動之價值的運動，是靈肉交涉之具體的表現。嚴密言之，人類的運動，乃是靈及心意作用依藉靈肉交涉之際所起的筋肉運動而生之具體的創造的活動。這即是我的勞作觀。靈為發生勞作之泉，筋肉則是勞作之流。勞作實為把靈與肉一元的結合之教育原理。

離開了靈的作用，沒有勞作。離了精神的勞作之筋肉運動，乃是機械的運動，而不是真正的勞作。依藉筋肉的勞作，而內面的修練，更為確實，但沒有內面的修練，則筋肉的勞作之發展，勢不可能。

若要嚴密的說起來，那末，在欲人間之價值生活實現中，常是需要身心兩方面之同時的勞作的，而我在這裏所主張的勞作，則以在靈之支配之下經過筋肉活動而起之勞作爲主。僅是依靠眼耳口而行的勞作，是極不充分的，而應當置重于依靠手與身體全部而行的勞作。

動物是肉的，神是靈的，人不僅是肉，亦不僅是靈，他須依藉肉與靈的交涉，始能盡其人之所以爲人的使命。勞作乃人間特有的活動，沒有勞作，人不能發展，沒有人，亦無所謂勞作。福洛伯爾說過，神常在將其作用顯現與啓示于人生及宇宙之上，神可說是永遠在勞作的。而以神性爲本質之人類，亦有類似于神之活動，而常能依藉勞作以發展神性的。現在我欲論述之勞作，不是神本身之勞作，乃是神之勞作與人之勞作的關係，進而再及于人所特有之勞作，若欲以勞作這語來表示神之活動，那末，這就是聖之靈的勞作。而人類的勞作，則是與神之聖的勞作交流而發生于靈肉交涉世界之勞作。

視作靈肉交涉上具體的表現之勞作——精神的而又是筋肉的勞作，乃是人類所獨被賦與之活動。吾們一思及人類這種使命時，而一種敬虔之情，不禁湧出。

人類的祖先，既非魚，亦非猿。魚是魚之所以爲魚之個性的完成體，猿亦是猿之所以爲猿之個性的完成體。人類以外無人類，人類乃是在人類之個性之上而完成之特殊的生物。凡屬萬物，均樹根于絕對的世界，而與永遠界交流，絕對者永遠者，則在經由萬物個性的特殊相而顯現着自己。在這種意味上，萬物中宿有神性，而神性則爲萬物的本質。但祇有人類，纔能意識的自覺的從自己的個性而藉靈的作用，以實現絕對者永遠者之精神。而在這實現之際，乃將絕對者永遠者所賦與之貴重的筋肉，使其具有價值的行動，要之，無論靈與肉，同樹根于絕對界，交流于永遠界，而藉兩者之交涉，一切具體的文化，乃告創造。這裏即維持着並發展着人間之尊嚴。而勞作乃是在這過程中所不缺的，故一念及此，吾們實不得不與勞作神聖之感。

廣義的勞作，例如爲靈肉道德的交涉之道德的勞作（道德的實踐），爲兩者美的交涉之美的勞作，爲其宗教的交涉之宗教的勞作（宗教之行），乃至爲其認識的交涉之認識的勞作，均在從來世界的教育上已有相當程度之注意，但筋肉的勞作，則爲教育上所疎外而不被重視者，已歷長期間之久了。社會實際生活上，若無筋肉的勞動，則人之生存，必不可能。而筋肉的勞作之所以在

教育上被輕視者，則爲過去階級思想之遺物。昔之教育，無論西洋東洋，均以教育指導社會之人爲主。其時以筋肉的勞動委之于下級者，而指導階級的人，則以從事精神的工作爲誇，因此，故在教養指導階級之教育上，遂將筋肉的勞作，不之顧矣。不但不之顧，而且認爲是卑賤之事。迄至近代，社會上筋肉勞動的價值，雖被提高，而在教育方面，則無論于其制度及其制度的實施上，均是依然不改舊態，而學校中筋肉的勞作，在現況之下，差不多全無成績可觀。即偶有對此特加注重的，亦歸入于所謂新學校的範圍，而被視作教育上的珍物看待。無論世界的學校或一國的學校，在其非盡成爲這種新學校之期間內，教育不得成爲適于實行人類的使命之教育，它除了成爲與人生隔離之空虛的教育外，別無一物。這樣而欲期望養成堅實的人物，實無異于緣木而求魚之類。

要之，在從來的教育上，靈與肉是二元的，精神與身體，心與物，均太各別的處理，且即在精神的方面，亦僅注力於空虛觀念的教育。我所希望的，是盡量的歸到心身一致、物心一如、靈肉一元之人間生活的本質，而在其處，尋求真實教育之根源。在本書中，因以當作一般教育原理的勞作爲主，但關於筋肉的勞作，則欲加以特別之注意。

第一章 勞作教育之歷史的潮流

歷史若自主觀的方面看來，可說是人類的體驗。教育的歷史，即是人類教育的生活之體驗。視作體驗之歷史，不是過去硬化的事實之世界，而是綿亘永遠之人類生活上創造生活之流傳。人類產生了歷史，構成了歷史。且現正在產生之構成之，已經產生與構成之歷史的意味之存續發展，依藉現正在產生與構成的歷史，而成爲可能；而現正在產生與構成的歷史，則藉已經產生與構成的歷史，而充實的增加其意義。勞作教育之歷史，是人類之教育的體驗在長期間創造的流出的，故應特別重視之。

歷史又是客觀的經驗的事實。康德在講其地理學的原理之前，先就地史加以說明，而在其講述倫理學的原理時，亦常歷史的述其學說之沿革。歷史的事實，是經驗的事實，是屬於悟性的事實，而原理則是論及「妥當」與「當爲」的，是關於理性方面的，從而先以悟性的歷史事實爲研究

的出發點而不一躍即訴于理性，乃爲吾們理解與研究之順序。加之，將各時代先人真面目的研究，回憶之反省之批判之，實亦爲後進者對於先人的努力之禮。所以我在未敘述自己小小的研究之前，不得不將先人貴重思想的寶庫揭開，而與讀者一共體味之。這乃是我內面的必然之要求。

一 修道院與勤勞生活

廣義的勞作，例如書寫文字描繪圖畫等，從希臘時代或在其以前，即已行之，但關於勤勞的勞作，以人間修養上的目的而實施的，在西洋，中世紀的修道院，恐怕是最顯著之例。流汗得食之爲可尊，是出之于基督教的教訓的。在修道院，勤勞已爲修道者生活上自給自足之助，他們又以人若閒居，易爲不善，恐對神而成罪穢之身，故認常從事于勞動爲佳，因是乃作園藝與轆轤細工之試行。這即可視之爲從道德的宗教的及經濟的動機而從事勤勞的勞作的。

馬克思、謝拉于其勤勞與世界觀一論文中，曾說：

勞動，在基督教方面，不僅是罪罰之報償，而是救濟之手段。是救濟人間罪與穢之方法。……

在忠實的謙遜的勤勞之蔭處，有內面的王國，而靜感到純真偉大與自由。沒我的純正精神，亦從事發展。……基督教的福音，是勤勞與奮鬥的福音。勤勞使人間不死，使人間青春，使人間永遠。……

在基督教的精神中，雖含有這樣的東西，但在中世紀修道院的修行者們，其對於勤勞是否已有這樣的自覺，尙是疑問。但修道院未起以前個人的隱者的修行者們之難行苦行，是立腳于靈肉二元的見解，視肉體有如牢獄而卑下之；修道院的人們，則戒極端的難行苦行，而以筋肉的勞作，指導之于道德的宗教的與經濟的方向，這不能不說是進步了一層。

二 文藝復興期

在中世紀，騎士的生活市民的生活大學學徒的生活等形式，已顯著發現，而宗教在所謂宗教家之間，已生出了宗教的生活形式之特色，且它亦已侵入于其他各種的生活形式中了，故中世紀可視之爲宗教的世紀。

文藝復興期，已從中世紀超越的宗教觀與教會的斷獨及形式論理的無生氣的學風中，解放而歸于自由了，已發見活的現實的人間自身了。雖然尚非真正的自覺，然已憧憬着人間性知情意各方面之現實的滿足。這時代固尚未進到真正的創造，但創造的生氣，則已吹起來了。因此，他們乃從事研究基督教未起以前的生活及不爲獨斷與形式所捉之希臘拉丁的文學學問，欲從其中而把握真的活的人間味，而呼吸創造的生氣。

在教育上，亦已着眼尊重兒童的自發性與個性，排斥注入的教育，非難體罰，而于古語的教授等方面，亦不僅使用眼與耳，而漸有幾分使用手了。但關於勤勞的勞作，尙未有可見者。

但在法國，拉伯列（F. Rabalais 1483-1553）在其所著巨人中，已高唱自然科學的研究與教育，特別是在從文藝復興的影響而生出之英國摩亞的烏托邦中，已發現了勞作教育上劃期的思想。

三 烏托邦的生活與勞作教育

不滿足中世紀的生活而別創新生活之烏托邦的理想生活，已由各種的人描出來了但其中大抵均主張勤勞的乃至實驗實習的勞作。

英國的摩亞 (Thomas More 1478-1553)，於一五一六年，從比利時的盧灣，發表其著名的烏托邦 (Utopia) 的初版，他受了柏拉圖與阿格斯提納思等的影響，惟關於勞作方面，則從阿格斯提納思與修道院生活受的影響更多。即在他的烏托邦中，主張萬人勞動，無論如何的人，亦應從事某種程度的農業，又在木工、石工、鍛冶、羊毛、亞麻等工作中，必須學習一種。

安德列亞 (J. V. Andrea 1586-1654)，爲斯托拉斯堡的神學者與詩人，他在一六一九年，將其所謂 Christianopolis 之烏托邦新生活的理想，發表于世，這是描寫以基督教的精神使社會生活優美之新生活。在這裏面，亦謂學問以外的時間，應從事手工家事等，而獎勵勤勞的勞作，受高等教育的女子，亦謂應從事絹物、羊毛、亞麻等工作。

意大利的思想家康帕納拿 (Campanella 1568-1639)，於一六二三，發表其太陽之都 (Civitas Solis)，其中有這樣的描寫：小山頂上有神座，小腹間，有數條道路螺旋的走着，每條道路

的側面有塀，塀上描繪着關於動植物、天文、數學、物理、發明家等的說明畫與肖像畫，人人每日一面步行道路之中，一面自然的學習各種事物，其第六塀之上，則有關於工業手工等說明畫之描繪。又工場等的見習，亦被獎勵。

英國培根 (F. Bacon 1561-1626) 之烏托邦的新科學國，在他死後一六二七年，以 *New Atlantis* 之名而出版。從南美齊利邊指向中國日本方面航行之船，遇暴風雨之險，而漂着于南美鞭夏列姆這一小島。這島即是他所描寫之當作理想國的新科學國，這裏他高唱研究材料的蒐集及觀察、實驗、科學的知識之普及，並獎勵廣義的觀察實驗等的勞作。

在以上所舉各種小烏托邦的理想國中，無論在那場合，宗教的生活，均為中心，而學問勤勞的勞作與視作學問研究方法的勞作，亦被主張為必要。

四 路德

烏托邦的思想，其所說的，是想像與理想世界中的勞作。以現實的生活為對象而主張勞作教

育的，路德（Luther 1483-1546）似可視之爲近世的先驅者。

他信在自覺的信仰上，教育是爲必要，當時對於一般父母與市長等，力說教育尊重教育改善及教育普及之必要，謂男女兒童，每日至少應出席學校一二時間，其餘的時間，則從事家庭工作之幫助。他恐閒居爲不善，自己亦試從事轆轤細工。

關於勞作教育的思想，這樣以各種的色彩而擡頭了，但于實際教育生活上有相當系統的思想而強力主張的，則爲科美紐斯。惟科美紐斯亦是受了前述培根、康帕納拿、安德列亞等思想之影響的。

五 科美紐斯與勞作教育

近世初頭，於教育方法論上，以唱道客觀的自然主義而知名的科美紐斯（J. A. Comenius 1592-1670）其在宗教方面，是一個新教的改宗者，其對於教育目標，則主張宗教的生活之體驗，而謂無論道德教育或知識教育，均爲這種目標之準備。在當時，因爲文藝復興以後文化進展的結果，

教育材料，亦俄然激增。應如何從這激增的教育材料中，將各種知識的精粹，使其容易的確實的迅速的教育于兒童，這成爲一個實際必要的問題了。科美紐斯因迫于這實際的必要，于是想出了所謂客觀的自然主義之教育法。他自己身遇三十年戰爭的災厄，故戰後亦着眼于人間救濟，而力說手工工作農業等勤勞的勞作之必要，其所以力說此等勞作之必要者，蓋視之爲知識獲得的手段，經濟的勤勞心涵養的方法，且爲身體健康的增進等目的計也。他認在爲最初教育場的家庭即母親學校（生後六歲以前）中，爲使幼兒手的使用敏活起見，可使其如蟻一樣的將物件從一個地方運向別一個地方，又或使其將物件構成之分解之整頓之。這些手之運動，隨即于工作上，成爲有用。他又在道德的訓練上，列舉節度、清潔、命令尊重、從順、信實、正義、愛忍耐、慎言等各項應注意之點，而特別謂應使其慣于勤勞與作業，在勤勞作業之中，有實際的，亦有遊戲的。他又說，別的暫且不談，即爲免除倦怠計，亦應使其習慣勤勞。在母語學校（六歲至十二歲）中，手工亦被獎勵，即再上在拉丁學校（十二歲至十八歲）中，亦認農業與工作，爲有意味之勞作。

科美紐斯的這種教育論，是從安德列亞·康帕納拿、培根等烏托邦的思想，受到不少的影響，但

他是要把廣義的勞作，與以教育學的基礎的。自然沒有給與人類以科學、道德、宗教等的本身，它祇給與了這些東西的萌芽。從而人們應藉口說心學手動而將這些東西學習。人類若自其身體的關聯上看來，從事勞作，是被自然規定了的。但在誕生的當時，對於勞作，還祇可說是赤裸裸的能力，而這能力，尚未發揮。其後則須使其坐或立，而為使其從事創造，更必須練習其手。心從事思維，舌從事言語，手從事創造。這樣一來的結果，關於事物的科學，得以產生，而言語的技術與工作的技術，亦能成功。他又為使知識更為確實起見，亦獎勵兒童劇等，並曾發表了關於這類的有益書物。他認這些均是為進向神的世界之準備的教育上所不可缺的。

這樣，手之勞作，因科美紐斯的主張，而已提高其教育原理上之價值了。

六 威格爾

威格爾 (Erhard Weigel 1625-1699) 是萊普基與耶拿大學的數學教授，因欲改造當時青年的教育狀態，約三年之間，在自己的家庭，集合兒童數人，而試行新教育，其後遂于一六八九年，

創設新學校于耶拿。據他的意見，人間的心，常在三樣的姿態中，發生作用。第一是活動。第二是由活動而生的知慧。第三是知慧的發生作用時所感之心的愉快。意志是活動的，而有思維的意志與勞作的意志二種。無論那種意志，要在其經過長期間的磨練而成爲習慣之處所，纔有其教育的意味。卽在視作神的創造之自然物或人間的作品上，亦不應使其僅僅暗誦其名稱，而使其計算，使其測量尺寸與重量，實爲必要。但單是使其在知識方面確實的記憶，不能說是十分。在這種場合，尙非養其敬虔的心情不可。兒童在能自發的進行其工作時，一定是氣力旺盛而快活的，這樣一來，那從注生而入的枯萎不振之氣，自然無形的消滅，而于將來各種的工作上，均能精神飽滿的敏活去做了。他在自己的新學校中，教兒童製作幾何形體，獎勵木片細工、紙細工、粘土細工等勞作。他是從事各種試行之人，故又使兒童乘坐鞦韆一類的東西，一面將其律動的搖擺，一面又教授編爲詩形的拉丁文法等。

到了啓蒙時代，英國的洛克（John Lock 1632-1704），亦提倡勤勞的勞作。本來，洛克時代的英國，在社會運動上，以愛華拉德（William Everard）與文斯鄧尼（Gerard Winstanley）爲中心之一種共產主義的傾向已發現，而爲地主貴族所應相當警戒之時代，洛克自身，是肯定私有財產而反對共產主義的傾向的。他見時勢之推移，而認中流以上的所謂紳士階級，亦應內面的社會的從事自覺與反省。他說，在一方面，應使他們的身體，從事鍛練的訓練，在他一方面，從來所謂紳士家庭中卑視僕婢之惡風，應當矯正，而對下級者，應有親切心，而培起人間相互敬愛之美風。不特此也，良家青年過去之卑視勞作，亦屬不宜。他們至少應當學習一種勤勞的勞作。兒童是具有勞作的興味的，應當使其用于有用之地。在一般上說來，勞作在教育上必要的理由有二：

一、因練習而獲得的熟練，它的自身，是有價值的，這不僅是說話、記憶的熟練，而圖畫、轆轤細工、園藝、金工、以及其他實際生活上有用的熟練，實爲必要。

二、身體的練習，它的本身，是健康上必要而有益的。

本來，人們對於讀書習字以及其他學科，自生以來，費了很多的時間，而這些多是坐而學的。然

勞作及身體的練習，則因其伴有身體的運動，故能增進健康與熟練。且于平素以讀書為主者，亦能成爲他們精神上的慰安。青年們，除了學問與交歡談話之外，尚有相當的時間，他認爲將其徒費，是不可的。因此他乃勸中流以上的青年，從事勤勞的勞作。他這種的言論，其動機實於一般教育的見地之外，尙鑑於時代之趨勢，而認中流以上的青年，亦非大加反省不可。

八 盧梭的勞作教育

在近世教育思想上喚起哥白尼的轉回之盧梭（J. J. Rousseau 1712-1778）極論廣義的勞作與勤勞的勞作之必要，其言實發揮着刺人心胸之真摯意味，不能不說是痛快之至。

物從事着運動，但激起這運動之力，不存在於物自身之中。運動之原因，在物以外。人間不能知覺之。但自己則直感着這力——激起運動之力：這是盧梭所主張的。無論太陽的運行或地球的回轉，均是藉誰之手而動的。這手，這原因，這最後之力的存在，據盧梭說，是可直感的。物祇能從這聖手接受運動並移之於他物，而不能創造運動。這創造運動之聖手，即是意志的自己規定的活動。這纔